



凡尘晓遇

专栏

一群光着上身的男人，从江边小木船里卸货下来，他们肩挑背扛着笨重货物，一步一步往码头走去。这些营养不良瘦骨嶙峋的男人，骨头仿佛要从皮肤里“嘭”地一声撑破出来。他们的目光，有着毛驴那样逆来顺受的温良。其中一个弓腰的男人努力抬起头来，额头上能看清汗珠，露出牙齿，堆出讨好的谦卑苦笑。这是百多年前的老照片中，故乡码头上一群力工的画面。

在这些留存的百年老照片里，一个发髻高挽的老妇人，脚踩纺织机纺着线，低眉顺眼中露出安详笑容；两个穿着棉布衣裳的卖艺少年，站在大街上愁眉苦脸地敲着铜锣；大轰炸过后成为废墟的街上，还有一家川菜馆顽强地耸立在街头，依然有三三两两食客贪婪地望着卤锅里刚出来的热气腾腾肉食；一个戴着瓜皮帽的老头，靠在老城墙边打着盹，一只蝴蝶在他

老照片

□李晓

帽顶上停歇；一个在江边浣衣的少女，抬头浅笑，双眸清纯，让人想起给一个少女写信的那一个多雾的秋天……

我对这些旧时光里的黑白老照片近乎痴迷，它们经过岁月苍凉之水的浸泡，愈发清晰了。有时长久凝望，就会沉沉地陷入到当年时光里去，突然感觉眼前时刻，反倒是一种幻觉了。

在民国年代的老照片中，我看见了一张张爱玲与胡兰成的合影，可以穿越一下时空，回到那天照相的现场里去。

是20世纪40年代的一天，张爱玲刚和胡兰成结婚，这个蜜月里的少妇，23岁，穿着旗袍，正是她的花样年华，刚发表《倾城之恋》不久，在文坛名声大振。那天，楼下黄包车上，胡兰成悠闲地跷着腿，等待属于他的女人，去一家相馆照相。胡兰成在楼下催促：“爱玲，爱玲，你快点啊！”他的爱玲，还在沐浴。爱玲款款下楼，腰肢婀娜，坐到黄包车上，一头靠在了胡兰成怀里。那个骆驼祥子一样的男人，拉着黄包车飞奔，穿过旧上海。来到一家相馆，两人端端正正坐好，照相的伙计，戴着绅士帽，推着照相机小

跑着上前，“噗”的一声，像突然腾起一团火光，由此定格了他们的幸福瞬间。老照片上，张爱玲妩媚地笑着。在她的老照片里，她很少张嘴，都是天边冷月一样的浅淡笑意，像是一直怀疑着人生。

还有一张老照片，是江南某城的早晨，张爱玲穿着睡衣，穿过清晨的薄雾，去给还在鼾睡的胡兰成买早点。可那时，胡兰成已移情别恋。张爱玲说，当男人憧憬着一个女人的身体时，就假惺惺说关心她的灵魂，唯有占领了她的身体之后，他才能够忘记她的灵魂。我看过此后她的一些老照片，都是尘世里幽灵一般的面目。

走进一个家，我想阅读一个有故事的家族，翻看那些老照片，是一条最便捷的路。有些老照片，老路灯一样昏黄了，卷边了，像一些尘埃落定的旧时光，爱恨情仇早已云烟一样散去。望着老照片里一些旧时家人的合影，他们大多呈现出严肃认真的表情，不像今天随时随地可以用手机照相的随意任性照，有“此生就这一次”

的郑重。在一个六口之家的家庭合影里，威严的老奶奶端坐在凳上，儿子儿媳表情凝重地站在两边，三个孩子蹲在前面，目光似乎正忧虑地望着照相机镜头。一个民国年代的老先生，身着马褂，胡须掩喉，神情肃穆。旁边，是他神情同样不苟言笑的老太太。这样一张照片，让你想起他们养儿育女的艰辛一生，在他们的生命中，甚至很少痛痛快快地大笑过一次。

看台湾摄影家阮义忠的黑白摄影集，大多是台湾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乡间，绵延到地平线的老铁轨，风吹动着水边芦苇，田园里劳作的人，炊烟中回家的人……我就感觉，自己身上长出了一层毛茸茸的青苔。

在我草木一秋的生命里，又有谁，悄悄路过我的世界，不经意间为我留下一张老照片，成为这浩瀚世界里的一个凝固表情？

（作者单位：重庆市万州区五桥街道办事处）



能懂的诗

漆义

□简

人的眼泪是动用了极致的爱
或者恨
漆树的血液，高于眼泪

千万棵大木漆，在松柏村经年修行
等你的刀锋

剪刀口，画眉眼，倒八字
牛鼻样，柳叶状……

一棵漆树的一生，都在等待一个
爱它的人
爱是几处刀痕，数滴血泪
（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）

无所在意

(外一首)

□殷贤华

我在意的那些花
总是凋零给我看
我在意的那片港湾
几近干涸

我在意的那些勋章和掌声
爬满锈纹
我在意的那群旅伴
总是若即若离，甚至走去

我捂着胸口轰然倒地
我在意什么
什么就在我心上划一道痕

当我伤愈长出翅膀
我终于明白
学会无所在意
就是学会飞

夜

夜行者像鹰那样孤独
也像鹰那样自由

一切安静下来
只听见月光倾泻的声音

不像太阳那样刺眼
夜，什么都可以直视

至于蜿蜒的露水
那不过是夜赐予的饮品

万物躺卧，世界酣睡
连风都让出一条路来

此刻，夜行者布满笑容
他离黎明越来越近
（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）

人走茶凉

□刘冲

“人走茶凉！”每每闻听此语，无一不是人情寡淡的感伤，世态炎凉的悲叹，人心不古的责难，愤懑之情溢于言表。

无论是坐茶馆，还是去朋友家做客，一旦人走了，便不再往他的茶杯里续开水，茶水就慢慢变凉了，这不是很正常很自然吗？若人走了，还不断给他茶杯续水以保持温度，浪费且无益，纯属多此一举，闲得无聊。

有人说，“人走茶凉”只是比喻。既然要用这个比喻，那么首先得弄清楚它的本意，岂不也是解开心结的钥匙？

朋友之间的交往以及情谊，大都建立在情投意合之上，感性的成分重，感觉的因素多，其不确定性也大，发生变化也是意料之中的事。或因迁徙，或因升迁，或因从业，或因识见……都有可能引起一些朋友疏远了，一些情谊淡漠了，一些关系断裂了，这跟人情冷暖、世态炎凉没有多大关系，只是缘分尽了，随缘即可，哪里用得着为此喋喋不休？想想婚姻都有破裂的时候，纯粹自由交往的朋友关系，莫非还要奢望它固若金汤从一而终？

如果说，朋友之间有这样的喟叹多少有些痴情的话，那么同事之间也闹这一出，则几乎可以说是矫情了。

与相互选择、彼此认可的朋友关系不同，同事关系的确立往往是被动的，甚至是被迫的，都是为了谋求某个职位不得不与他人成为同事，而非先选择好同事再从事某项共同喜好的工作。因此，同事之间的交往、互动以及配合，更多的是出于共同任务和利益的需求，功利性更强，情谊几乎是附带的或意外的收获，情感的成分不宜过分夸大。何况，同事更可能是竞争对手，不相互诋毁攻击使绊子就阿弥陀佛了，哪里还敢奢望亲密无间？在职场寻觅纯友情，无异于在夜总会追求真爱情。在职场，渴望中的那杯茶，也许从来就没有热过，又何来凉不凉呢？

事实上，对“人走茶凉”最有切肤之感的，是某些从实权位子上退下来的人。曾经的前呼后拥与现在的形单影只，曾经的门庭若市与现在的门可罗雀，曾经的鲜花掌声与现在的冷言冷语，相差何止十万八千里。即便如此，也没有理由捶胸顿足怨天尤人，而应该扪心自问冷静反省：从前的追捧是不是虚情假意编织的幻象，而今的冷遇才是真情实感的自然流露？在老家，乡场茶馆一直盛行“喊茶”，于是乡间也流行一种说法，一个官员的口碑好与不好，只要退下来后进茶馆，看争着给他“喊茶”的人的多寡、成色几何一目了然。

事有因果，情有冷暖，顺其自然，不可强求。人既然走了，又何必挂怀那杯茶是不是凉了。只要想着在你前往的地方，可能有一杯热气腾腾的茶在恭候，足以抚慰平生。（作者单位：中国眼镜科技杂志）

一窗昏晓度暖冬

□刘文慧

倚窗读诗。

读到杨万里在《钓雪舟倦睡》中写的一句，“小阁明窗半掩门，看书作睡正昏昏”，眼前浮现出一幅不可多得的闲适画面：在那间名曰“钓雪舟”的精致小阁中，明窗半掩，透进柔和的光线，诗人倚窗而坐，手捧书卷，读着读着，渐觉困意朦胧，于是枕书而眠，做了一个清丽的梦。这样的天真自然，不禁让我哑然失笑。

梭罗说：“冬日更适合思考和理性，而夏天，就可以过着感官的生活。”在冬日，大地沉寂，万物凋敝，人的思维却愈发清醒而活跃。这个时候，最适合将心性置于书中修行。

宅家的日子，倚窗而读，那一扇朝向南方的窗就是我望向冬天的眼睛，手中的书本则是我望向世界的眼睛。我敞开心胸，接纳窗外的一切风景，摊开书页，便会觉得，世界之大其实都在我的掌中了。

天气晴好的日子，阳光把玻璃窗照得雪亮的，把窗框也镶上了一层金边。午后，我随手在书架上取来一本《冬牧场》，靠在暖气旁，斜倚着南窗，跟随李娟朴素的笔触深入遥远的北疆，在贫瘠寒冷的沙漠深处，体验艰辛动荡的游牧生活。在作者平和悠长的笔调中，我看到了人类的命运与荒野的命运丝丝相扣、互相依存，也看到了在茫茫荒野之中闪烁明亮的人性之光，那是自信乐观的光芒，那是坚韧不拔的光芒，那是奋力抗争的光芒。

“无论如何，寒冷的日子总是意味着寒冷正在过去；生命远比所看到的、所了解的更结实，更坚强。”李娟清冽干净的文字一如窗外的阳光把我的全身暖透。我渐渐懂得：环境由我，将就不如讲究；心情由我，低落不如快乐；生活由我，低头不如抬头。

若是到了下雨的日子，雨滴在玻璃窗上织起长长的丝线，像是竖琴上的琴弦，心事撩动，忧伤的心绪也只有读书能

够安抚了。

那年冬天多雨，我尚在甲状腺术后的康复期，还不能开口发声，我所钟爱的主持人工作也被迫暂停。苦闷之际，母亲为我买来一本张雅文的《生命的呐喊》，我倚在窗前，几乎是一口气读完。合上书页，我热泪盈眶。一位女性无比坚韧的生命力瞬间瓦解了我的脆弱，一朵在困苦中绽放的尊严之花在书页中傲然绽放，在细腻文字中涌动的奋斗、求索、忠贞、守望的力量，将我在迷茫的十字路口一把拉回，我因而获得了一种清醒的顿悟：境由心转，事在人为。自此，我静心读书。三个月后，我痊愈返岗，重新拿起话筒回到舞台上。

当生命的雨季被时间风干，那一段好书相伴的时光不断地治愈着我，每当我结束了一天的工作，我总会在夜色阑珊时，靠着窗在书里为自己寻找补养。

窗外寒风凛冽，我把脸贴在玻璃上，感受着一种清澈的冰凉。待到月夜，月光也是清冽的，此时的我像一尾鱼，在月光与书味的汪洋中翻腾、沉迷，在汪曾祺的《人间草木》中，我才能找到一处宁静的港湾。“一定要爱着点什么，恰似草木对光阴的钟情。”万物有灵，草木有情。从自然的花香到四季的变换，从日常的三餐到生活的点滴，我们总能从中汲取美好，酿造内心的欢喜，以温柔的力量化解世间的苦涩。

“几阁积群书，时来自翻阅”“午枕酣睡窗寂寂，清风来去自翻书”“灯火纸窗修竹里，读书声”……一扇窗，一卷书，读一份慵懒与松弛，读一份宁静与满足，亦读一份旷达与从容。从落叶一片看古木风姿百年，从一缕和风感知春拂堤上柳，从一字一词读懂深邃哲思，由此拼凑片段构成思想的穹顶，仰望众星璀璨的夜空。任窗外天寒地冻、流年匆匆，只要我捻动书页，便能安顿此心，安度暖冬。

（作者系山东省济宁市作协会员）